

东北师范大学

文库

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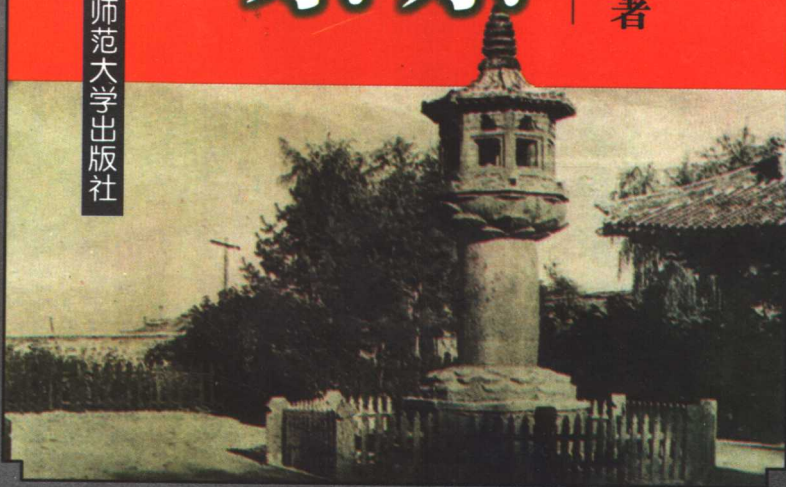
李德山 / 著

古民族与东
夷渊源关系

考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东北古民族与东夷 渊源关系考论

李德山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

DONGBEI GUMINZU YU DONGYI YUANYUAN GUANXI KAOLUN

李德山 著

责任编辑：魏芳华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邵 申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粮食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12.75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0 千 印数：001 — 500 册

ISBN 7 - 5602 - 1910 -1/K · 114 定价：15.00 元

本书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基金）资助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前 言

大约在1984年始，我便涉足于东北地方古文化和东北民族史的研究领域，并尝试着写出了一些习作。它们或者得以发表，或者仅在师友间传阅。其间，得到了师友们热情鼓励和无私帮助，特别是我的业师吴枫先生和傅朗云先生，更是一直关注着我的研究，给予了许许多多的指导。这些，既令我感动，更鼓我勇气，终萌发了撰写此书的决心。

1992年，此书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基金）的资助。在撰写过程中，由于自己学识浅薄，研究能力有限，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障碍。实事求是地说，将东北古民族与中华民族重要源头之一的东夷族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从各个角度揭示出他们之间的同源关系，绝非我个人能力所能完成的工作，唯前有动力（师友们的鼓励和帮助），后有压力（中华基金项目），促使我横下一条心，不避陋俗地向前迈进，困难和障碍竟也逐一攻破了。书稿完成之际，镜中尚属青年的我，只不过于两鬓间又多了几缕白发而已。

书中的许多章节，都曾作为独立的论文，发表于海内外的各种学术杂志上，成为本书的一部分时，又有所增删、改动。由于

时间有早晚之别，学识有窄宽之限，相互之间在观点上若有牴牾之处，当以本书中之观点为是。全书舛误之处一定不少，敬希方家教正。

最后要说的话是：本书能够得到中华基金的资助，与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东北史专家张博泉先生，东北师范大学有关领导的大力推荐是密不可分的。在撰写过程中，东北师范大学文科科研处的同志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和指导。在查阅资料时，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同志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推荐、指导和帮助，本书是难以按期完成的。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之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力量和心血，在此亦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德山

1996年5月23日于长春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一 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二 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方法	3
三 有关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史料与史学	9
第一章 东夷族系简论	24
一 释“夷”	24
二 太皞伏羲氏的名号及其居地	27
三 炎帝神农氏的名号及其居地	32
四 九夷的名号及其居地	46
五 东夷族系向东北地区的迁徙	63
第二章 辽西等地古民族与东夷的渊源关系	72
一 古燕族的起源及其发展	72
二 孤竹族的起源及其发展	80
三 令支的族源及其存灭	89
四 箕族的起源及其迁徙	95
五 古朝鲜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	102
六 俞人的族源及其居地	115
七 屠何族的族源及其居地	117
八 青丘族的族源及其居地	119
九 周头族的族源及其居地	121
第三章 秽貊系诸族与东夷的渊源关系	125
一 秽族的族源及其发展	125

二	貊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	141
三	良夷、梁貊、高夷诸族的族源及其居地·····	151
四	发族和白民的族源及其居地·····	158
五	曩离族的族源及其居地·····	166
六	夫余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	172
七	高句丽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	196
八	沃沮族的族源及其居地·····	234
九	豆莫娄族的族源及其居地·····	242
第四章	东胡系诸族与东夷的渊源关系·····	246
一	山戎的族源·····	246
二	东胡的族源及其居地·····	250
三	鲜卑族的族源及其发展·····	256
四	乌桓族的起源·····	270
五	奚族的族源及其发展·····	276
六	契丹族的族源·····	283
七	室韦族的族源·····	295
八	乌洛浑族、白霁诸族的族源·····	305
第五章	肃慎系诸族与东夷的渊源关系·····	311
一	肃慎族的族源及其发展·····	311
二	“挹娄”一称的含义·····	326
三	真番族的族源·····	338
四	勿吉族的族源·····	343
五	唐代的黑水靺鞨·····	355
六	粟末靺鞨及其所建之渤海国·····	360
七	女真族的兴起·····	374
附录	主要参考引用书目·····	384

绪 论

一 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祖国的东北地区，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东四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肃慎族、古朝鲜族、东胡族、夫余族、高句丽族、乌桓族、鲜卑族、室韦族、奚族、契丹族、靺鞨族、女真族等等，都曾生息繁衍在这块富沃美丽的土地上。

东北地区的各个古代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和中原历代王朝以及华夏—汉族人民在族源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和渊源关系。东北地区纳入祖国版图的历史非常悠久，因此，东北地区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生息繁衍在这片热土上的古代东北各族，当然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东北民族史也是中华民族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说，东北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史研究中的一项专题研究。

由于祖国的东北地处边疆，位于东北亚的中心区域，在亚洲，乃至在世界上都占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着重要的经济、战略意

• 凡本书脚注中出现的书籍的出版社及出版年代请参见书后所附“主要参考引用书目”，不再一一标注。

义，故在鸦片战争以后，这里就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进行角逐的热点地区。帝国主义的许多御用“学者”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炮制了种种谬论，任意歪曲我国东北历史；捏造种种谎言，离间东北古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在民族起源上，他们不顾基本事实，否认东北古民族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大力强调所谓东北古民族的“历史独立性”，居心叵测地宣传东北古民族的所谓“文化源头”就在东北地区，而与中原地区毫不相干。如此等等。其意图，无非在为“东北不属于中国”以及“东北独立”制造根据，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先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得他们的这种研究才不得不有所收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们散布的流毒既深且广，受其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别有用心者，国际史学界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仍然是将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与中国割裂开来研究，进而论述其所谓“独立发展过程”。如某国史学界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用考古资料解释东北古民族独立发展的文化源头在黑龙江史前文化的论点；某国的一些学者拦腰斩断夫余、高句丽以及渤海王国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关系，认为夫余、高句丽、渤海诸国不是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权，而是他们前人所建立的古代国家，并希望藉此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上述研究，或者歪曲事实，或者别有用心，所有这些，都需要我国史学界进一步加强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对东北古民族的起源问题，尽快作出客观、公正的回答，以肃清他们的流毒，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综合上述可见，研究东北古民族的起源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它丰富了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东北民族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分支，而东北民族起源史则又是东北民族史中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史料，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揭示清楚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既解决

了东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又为编纂中华民族通史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更为中华民族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其次，研究东北古民族的起源问题，为进一步加强祖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根据。见于我国史籍记载的东北古民族，自先秦抵明清，数量几近百种。现在，其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复存在，主要融入了汉族之中。仅有一小部分，发展演变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朝鲜、蒙古等民族，同他们的前人一样，继续为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边疆做着伟大的贡献。准确地描述出东北古民族的起源，考证出他们与祖国内地古族系的渊源关系，就可以进一步增强现在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凝聚力。

再次，研究东北古民族的起源，还可以正本清源，戳穿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和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研究者的谎言。使人们都知道，不但东北是中国人民的东北，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也同样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为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扰与渗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二 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方法

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是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或者说，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课题。作为一个历史学科领域里的问题，当然这一学科领域里的一切研究方法对它都是适用的。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研究对象，要想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再有所突破，并求得一条出新的途径，就必须在研究的方法上求得创新，寻求到一种更适合于这一学科特点

的研究方法。

自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我国许多的爱国史学工作者,在“强邻压境,国势阽危,金瓯已告残缺”的严峻形势下,积极开展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在研究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针,在继承老一辈史学家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北民族史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再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今天继续从事东北民族史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继续不断前进的基础。

我们在充分肯定以往研究成果的同时,并不是说这些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上都没有偏差和失误,若果真如此,也就失去了再行探讨的必要性了。在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数都存在着“单线”研究的倾向。所谓单线研究,就是仅就东北古民族自身的发展而研究。体现在族源上,就是未能揭示出东北古民族与内地古族系,特别是东夷族系的渊源关系。在论述东北古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时,着眼点往往多放在政治隶属、经济联系等方面,而常常疏于在族源上提出坚强可靠的根据。这样就致使这一领域里历史遗留的问题很多。

要想弥补这种偏差,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出新,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来探讨东北古民族的族源,应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张博泉先生曾说:“在东北古史的研究中,不能说所有问题都已研究得差不多,如果对东北史的发展作纵横比较分析,还会发现有许多问题应作新的研究与探讨。历史的比较方法,是扩

大眼界，广开历史研究途径的重要方法。”^① 这一论述既然是针对整个东北史而言，那么作为东北史分支的东北民族史也无疑是适用的，具体到东北民族史中的族源问题，也仍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方式中，有一种叫做“历史的比较”，或可称为“历史渊源上的比较”。它是指人们选择处在同一时代而又相互邻近的几个国家、几个民族或几个地区的社会作为对象，加以比较研究，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可以追溯到的共同的起源。这种比较的对象，限于有亲缘联系的事物之间，如英国人与美洲英裔移民之间的比较。

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如前所述，一个重要的条件和前提，就是被比较研究的双方，要有“亲缘联系”；反之，则无从加以比较研究。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与中华民族重要源头之一的东夷族系，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

第一，有史料记载的依据。东夷，是我国古代华夏族人对东方各族的泛称，现在的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全部、河南省东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地区，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域。在这个庞大的族系内，包容了众多的氏族、部族与民族。自夏至周，泛称九夷，《竹书纪年》中载其名者有：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而古代的东北各族，则被泛称为东北夷，自汉代以后，历代史籍皆有载述。东夷与东北夷既然都以“夷”相称，就已经在昭示着他们在族源上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唐代学者颜师古所说，所谓东北夷，也就是“东北之夷也”^②，是东夷的一部分迁徙到东北地区后的称名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汉书》与《三国志》在为东北古民族，也即东北夷作传时，传名不题“东北夷传”，而仍以“东夷”为名，称“东夷传”。并在

① 《东北古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第1辑，第5页。

② 《急就篇》注。

东北古族肃慎之前，直接冠以“东夷”一词，谓“东夷有肃慎之贡”^①云云。

第二，有考古学材料上的依据。早在史前时期，辽东半岛的考古文化就始终受山东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文化的强烈影响^②。考古学者们在总结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时，将东北地区辽东半岛的考古学文化归入大汶口—青莲岗文化系统中，在具体区系上，属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③。而现在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归属已经确定，它们都是东夷人的文化^④。众所周知，从理论上讲，一个文化共同体系的形成，需要有三个因素，即：地理的、历史的和民族的。东北与山东分属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如何解释这两个区域在考古学文化上所反映出来的一致性呢？比较稳妥和令人信服的答案，应该是它们都是同一族系所创造的文化。说得具体一点，它们都是东夷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文化。要追溯东北地区，特别是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渊源，只能到内地，特别是山东地区去寻找。因此，创造了东北地区，特别是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东北夷人，其来源主要是来自山东地区，来自东夷。

能够证明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有亲缘关系的材料当然还有许多，这在以后的各章中将陆续论述。有了如此之多的证据，探讨东北古民族的起源，我们就可以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本书以“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立名，其遣题命意及发凡起例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①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② 参见刘俊勇《史前时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文化交流初探》，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

③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

④ 连振鐸《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来探讨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揭示他们与东夷族系的渊源关系，是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应该始终遵循的一个方法，一个总的指导原则。至于具体的操作，还是要以考据为主，熔有关学科资料于一炉，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逐条进行分析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被比较双方，特别是东北古民族的有关情况。只有这样，他们之间的“同源异流”关系才能彻底明晰，才能使人信服。当然，我们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还应该特别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注意摆正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关系。尽管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资料有许多，但归根结底，不外是两大类，即文献方面的和考古方面的。“这两类资料都重要，不可偏废，互相排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文献资料需要有考古资料证实，而考古资料也需有文献资料论证，有时是互相补充、互相起作用的，有时是独自起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是等同的。”^①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终究是一个属于历史学范畴之内的问题，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文献资料是居于第一位的，而考古资料则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尤其是古代的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各族迁徙、征伐、兼并频繁，所以，东北地区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常常为几个民族所共有，如果只以考古资料为主去研究和推论东北古民族的起源，其结论的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注意应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这三个传统学科，与民族学研究尤其是与民族史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以古文字学为例，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懂先秦史就不能研究古文字”，而且“要懂民族学”^②。我国先秦史

① 张博泉《东北古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第1辑，第7页。

②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第165页。

的一个重要内容，恰恰就是中华民族起源、发展、兼并和融合的历史。所以，换一个角度说，不懂古文字，就不能很好地研究先秦史，就不能很好地研究民族学中的民族史。音韵学、训诂学之于民族史亦完全是如此。因此，老一辈的史学家，如郭沫若、丁山、王献唐、李白凤、于省吾、徐中舒等人，在涉及古民族的研究时，均十分注意运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考释其族源、族称及民族特点等。在研究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时，尤其是在揭示其族称含义时，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仍然是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以前，曾有学者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对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族称诸问题作过一些考证与研究。对其结论，学术界却多有微词，不少人认为其结论难以使人尽信，甚至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亦是有问题的。应该指出，这种看法有失公允。由于他们对古文字学、音韵学及训诂学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所以才得出了上述结论。众所周知，上古时期书无定势，笔无定法，漆书行简，传见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这种情况，尤以见载的古族名及古地名为甚，所以，我们的古人早就有“夷狄之名，古书不必皆同”的结论。这样，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族称，见载于不同的史籍，就有数个不同写法族称的出现。如肃慎，又转写成稷慎、息慎、挹娄等；室韦，又作豕韦、穉韦等；柶，又作柶娄、疵、邹、訾、此、诸、屠等。不使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及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我们就无从知晓它们之间的嬗变关系，有时甚至会将一个民族认作是数个民族来加以研究。所以，在东北民族史的研究领域里，特别是在揭示其族源的问题上，脱离古文字学、音韵学及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或者是对这三个传统学科在民族史研究领域里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注意摆正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在我国古代，存在

着族名与地名的同一关系。这种现象，愈古愈突出；越是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越明显。那么，族名与地名何者先有？回答当然是先有族名，地名则是族名的借注。“以部落名、族名指地，是普遍的借注方法。如东北原始居民‘肃慎’族称，到现代仍然用于指位。‘扶余市’的‘扶余’也是古扶余名的借注。”^①道理很简单，人类未去居住以前，一切地方都无名可称，人类居住以后，原始的地名才因族名而得。但由于我们的前人有意无意间搞错了族名与地名的前后关系，而称乌桓族名是因乌桓山而得，鲜卑族名是因鲜卑山而得^②，遂致有的学者推断乌桓族起源于乌桓山，鲜卑族起源于鲜卑山。并以此类推：扶余族名源于乌裕尔河名，其族源便在今乌裕尔河流域；古朝鲜族的族称源自汕水等等。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直到现在仍不绝迹。其后果，并不在于仅是颠倒了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它阻碍了人们对古民族族称含义的正确探讨，影响了对古民族族源的正确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偏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纠正。

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北民族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对东北民族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它同各学科发生广泛接触和联系。在研究中不是一重证、双重证，而是多重证，而是对相关的学科和领域要广泛吸收、引进和应用，以开拓东北民族的研究。”^③对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尤其应该如此。只要我们在研究的方法上，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既有整体，又有部分，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一定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创新，并能不断的求得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

① 杨光裕《地名学简论》，第57页。

② 参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

③ 张博泉《论东北民族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统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